

第三十二回 親上親才郎求月老 喜中喜表妹作新人

卻說岑夫人這日午後從王家回來，與公子說道：“承王夫人美意，倒催我們早些擇日。你明日就可去拜請嚴老先生為媒，再說我要請他老太太、大娘子過來坐坐，看他肯來不肯來？”岑公子應諾。次日上晨，整頓巾服就到嚴先生家來。岑公子未及開口，嚴先生笑道：“岑兄今日早來，一定是要我做個現成的月老，可是麼？”岑公子笑道：“老先生何以預知？”嚴先生道：“昨日王公在這裏說及，我道這是一件極美的事，正當玉成。況此舉算來其便宜有五：第一，彼此親知灼見，不須打聽；第二，姑侄做了婆媳，不比生人，分外親熱；第三，相愛結親，一切禮文俱可從省；第四，一邊省得另為擇婿，一邊省得另為求婚；第五，姑娘、侄女省得日後兩地掛懷。豈不是五便？玉峰祇須擇吉過禮，僕自當效此執柯之勞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既承老先生慨允，還要奉屈一敘。”嚴先生道：“這可不必從俗，竟到過禮這日，早晨在岑兄那邊，午間在王公這邊，豈不一舉兩便？”岑公子道：“家母還要請老太太、少夫人過去一敘，不知可肯賜光，特著晚生來拜達。”嚴先生道：“老妻也說要過去拜識令堂，不如到了吉期過去道喜喫喜酒罷。”岑公子道：“到那日另當敬請。”嚴先生因取過通書一看，道：“這月二十八日是個天喜月德，正好過禮。閏十月初三日卻是不將吉日，合巹最好。竟定了，不必改移。”岑公子道：“祇恐時日太促料理不及。”嚴先生道：“尚隔著十一二天，也不為急促了。況諸事從簡，有甚麼料理不來？明日我過去先與王公說知，總是兩邊一概從省，竟不必游移了。”

又坐談了一回，岑公子告辭回來，與母親說知。岑夫人道：“他老人家雖如此說，我們還該請一請的為是。明日你備一副全帖請嚴先生，再備兩副我的帖子請他婆媳，也盡了我們的禮數了。”母子相商已定，次日即叫岑忠送帖過去，嚴先生看了道：“我已與你大相公當面說過，何必又多此禮？”岑忠道：“這是家太太的主意，說本要先過來奉拜這裏老太太，又恐反為驚動。明日這樁喜事，那邊並無一位內客，還要敬煩老相公同太太作雙壽星，因此先請過去敘敘，以後便常好相見。若老太太不允，家太太說還要親自過來拜請。”嚴先生道：“既是你家太太這番盛意，祇須內邊一席，叫他婆媳過去領情，我祇到過禮這日去叨擾，明日不必多費。我也不寫辭帖，就將原帖拜上你相公，說我心領就是了，不必再勞你往返。”岑忠知嚴先生是說一不二的，也不再言，因祇將兩個岑夫人的東帖留下。回來說知，岑夫人道：“他老人家既如此說，就不須再請，後日祇打轎去請他婆媳兩位就是了。”因叫岑忠明日定下廚子，買辦食物，諸凡必須豐盛。

當日岑夫人親自過去面請王夫人母女。王夫人道：“女兒本該過去奉陪嚴太太，因房裏無人，叫他同妹子在家裏罷。我去相擾就是了。”因說：“那嚴太太做人最要好。雖然是七十歲的人，卻康健得緊，眼也不花，耳也不聾，就祇掉了幾個牙齒。今年新年裏在這裏會過，直到如今了。他家大娘子見我們也親熱得緊，生得好個模樣。跟前有個六七歲的學生，甚是聰明乖巧，如今跟著他爺爺在學裏讀書，從不見他到外邊來頑耍。”大家坐話許久，岑夫人纔辭了回來。

這日，岑義夫妻都過來幫忙料理。早飯後先請了王夫人過來，然後打轎去請嚴太太婆媳到來，都迎接到上房，一同見過了禮，坐下喫茶。岑夫人見嚴太太鶴髮童顏，精神康健，大娘子肌理豐勻，態度閑雅。茶罷後，岑夫人道：“早該去拜見老太太，祇為小兒未回，家中無人，不曾去得。今朝有屈光降，簡慢處還要老太太涵容。”嚴太太道：“說那裏話？老身也因上了年紀不大出門，王太太那邊新年裏拜年去了一次，也直到如今，心裏也正要想會會。昨日承太太這裏相邀，祇是反來叨擾不當。如今大相公在家，何不請來見見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小兒自當進來叩見。”少刻，岑公子整衣進來，一一拜見過，即往書房去了。嚴太太道：“好一位才貌兼全的郎君，正好配那位齊整小姐。”因對王夫人道：“恭喜你得這一位佳婿，也不枉了拜繼一場。你們兩親家母也是天緣福湊，難得遇合在一處的，如今又是親上加親，真是天大喜事。前日老身聽見了，歡喜不盡，這樣合巧的姻緣實是難得！”兩夫人齊道：“這都是邀老太太的福庇。”岑夫人因問：“大娘娘為甚麼不同了小相公來？”嚴大娘子道：“小孩子頑劣得緊，因在書房裏，不叫他知道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也難得，多有六七歲的小學生一刻也還離不得娘哩！”大家說說笑笑，敘到晌午時候。

岑義媳婦來請上席，岑夫人就相邀同往外邊客位裏來。嚴太太見桌面朝南，係著紅錦桌圍，因道：“這樣坐法倒覺不安，不如把桌面東西相嚮來，我們四面坐開倒好。”岑夫人道：“祇恐不恭。”嚴太太道：“從此以後再休客套。”因叫岑義媳婦與老媽子將桌面掉轉，去了錦圍。岑夫人道：“恭敬不如從命。”因舉杯先遜嚴太太坐了首席，王夫人對面。嚴大娘子因婆婆在坐，與岑夫人上下橫坐了。岑夫人親遞過了三巡酒，岑義媳婦與老媽子往來斟酒上菜。王夫人就叫跟來的丫頭相幫端盤，岑夫人道：“不好勞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一家人，使喚何妨？姆姆這邊無人，且叫他在這裏伺候幾時。”岑夫人道：“改日謝他也罷。”這日大家說笑飲酒，也直到日西時方纔散席。又留到上房來喫茶，嚴太太道：“我們出月初三日還要過來喫喜酒，不知擇在甚麼時辰拜堂？”岑夫人道：“卻還不曾定得。”嚴太太道：“自然用上六時辰好，寅卯不通光，覺得太早，倒用辰時也罷。”岑夫人道：“老太太是福人，說的辰時就好。這裏又無別客，到那日一早打轎過去，務請老太太、大娘娘早些光降。”嚴太太道：“我們一定早來。”因對王夫人道：“這日還得太太做個女送親，況且岑夫人這裏又無別客，你們兩親家甚是親熱，我們又得歡敘一天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太太在這裏，我一定要來奉陪的。”嚴太太道：“這還是我來奉陪太太。”說畢就拜謝了起身。大家都送出門首上轎，叫岑志扶轎送去。不一回，轎子轉來，大娘子也辭謝回家。

岑夫人送了嚴大娘子，又留王夫人到房中喫茶。王夫人因問：“明日新房做在那裏？”岑夫人道：“廂房內又覺不便。這三間上房頗寬大，中間仍做了內坐，祇好騰出西邊這間來做了新房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甚好，早晚服侍姆姆也近便些。”兩親家又敘了一回話，王夫人方告謝回家。那邊也有丫頭、僕婦來接，王夫人就將跟來的這丫頭留在這邊伺候幫忙。岑夫人再三致謝，直送出後門外，看王夫人進了門纔轉身回來，對公子說道：“他們今日都歡喜得緊，你丈母明日還要親送過門。吉期不遠，諸事須預為料理，也要整整齊齊成個局面。雖然說諸事從省，也不可十分草率惹人笑話。這鳳冠釵釧珠環首飾有妳祖母並我的兩副在此，祇消揀一副拿去收拾收拾就好，不必更置，祇須買幾匹綾緞就是了。”因叫岑忠弟兄：“明日把西上房收拾出來，將應辦之事開出單子，逐一趕早備辦，省得臨時局促。”

且說這邊王進士夫妻相商：日期逼近，妝奩之類一時置辦不及，且將與月兒預置的嫁妝什物撥緊要的且拿來用了，過日再與月兒補做。又叫裁縫制了幾套時新裙襖，一件大紅妝花圓領，叫銀匠打了一條銀帶、一副鍍金頭面首飾，又與岑公子備了一套回盤巾服靴履並文房四寶之類。各色齊備。

到二十八日，岑夫人這邊過禮是：鳳冠一頂、金釵一對、珠花一對、金釧一雙、珠環一對、玉簪二枝、金緞二端、色緞二端、色綾四端、色綢四端、折席四十兩。嚴先生藍傘四轎為大媒，又請嚴太太往王宅與新人上頭插戴。這日兩邊都盛設喜筵厚待，不在言表。

到了閏十月初二日，王宅就搬送妝奩過來。初三日吉期已擇定辰時花燭。兩邊都有鼓吹旗傘職事人役：一乘彩輿；大媒送親，另是兩頂四轎；伴娘僕婦，兩頂小轎。此時小梅打扮得珠圍翠繞如仙子一般，紅巾遮蓋，伴娘們扶上彩輿。王夫人大紅補服，珠冠金帶，上了大轎。鼓吹放炮，起身迎喜神，方先從西村大寬轉往東村行來，早驚動合村男婦都來觀看，十分熱鬧。這邊岑夫人也是天藍補服，鳳冠金帶。嚴太太婆媳都是大紅吉服。彩輿到門，抬進中堂，煩嚴太太啟圍，岑夫人接寶，伴娘們攙扶新人出轎，把彩輿打出院中。然後，送親大轎進來，嚴太太婆媳同岑夫人接出轎來。岑夫人與嚴大娘子請王夫人先到上房去坐。嚴先生兩老夫妻在外廳上首，東西相嚮，儼相讚禮，請新郎出堂。岑公子儒巾公服，掛紅簪花，拜過天地，行交拜禮畢，牽巾進來。嚴太太與新人挑去了紅巾，坐床撒帳，喫過交杯盞，然後一同都請到外廳見禮。兩新人在下邊並立氈氍，先拜謝了嚴老夫婦兩位大媒，又拜了王夫人，再與嚴大娘子平見了禮，然後拜過老母。禮畢，大家族擁新人歸房。岑公子就坐在外邊陪侍大媒。這些職事人役，拜堂後岑忠都給與花紅酒禮打發去了。這邊王宅跟轎的家人，都是岑忠弟兄接待。裏面這些來看拜堂的僕婦、丫頭，有岑義媳婦在廂房款待。

這日適值嚴大相公從城裏回來，隨即過來道喜。岑公子即留住不放，請嚴老先生都同去了公服坐席。外邊一席，主客三位。內邊一席卻是嚴太太、王夫人上坐，岑夫人主位相陪。嚴大娘子同小學生陪新娘子在房內，另是一席。

這日喜筵直飲到申牌時分。外席已罷，嚴先生不肯坐轎，父子先告辭起身。裏面席畢，都在新房喫茶敘話。岑夫人已將嚴太太留住，過了三朝回去，面請王夫人、嚴大娘子：“三朝務必必要屈過來再敘一天，明日就送帖過去。”嚴太太道：“你們兩親家母又不是初見面的，我們也正要時常往來，何必具帖，多一番客套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正是呢，我們一定過來。”嚴太太道：“大小姐難得相見，明日也請過來，我們會會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一定叫他來陪老太太。”當下王夫人先告辭起身。嚴大娘子因家中無人，也就作辭，一同起身。這些丫頭、僕婦也有跟轎去的，也有從後門去的。嚴太太卻陪著新人在房，祇岑夫人直送到廳外，看著王夫人、嚴大娘子都上了轎，纔轉身回到新房裏來。嚴太太道：“做客容易做主難，今日也夠太太張急了。如今有了這位大娘子，以後正好安享哩！不瞞太太說，我家這個媳婦當家把計，甚是賢能。自從有了他進門，一點事也不用我操心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好一位大娘子，也是你老人家的福氣，正好安享哩！”

敘話移時，不覺已是上燈時候，就在新房內擺上酒碟，又讓嚴太太喫了幾鍾酒。嚴太太就起身道：“我們酒已有了，過那邊去坐罷。讓他兩個新人也好同飲一杯，早些安歇。”岑夫人一面叫請大相公進房，就同著嚴太太過這邊自己房裏來。外面岑忠弟兄兩個收拾照料，一切停妥。所僱廚司、幫工，都一一開發，歡喜而去。岑義媳婦與丫頭、老媽子收拾廚下，候上房睡了，俱在廂房安歇。

這晚岑公子先到東上房與嚴太太、母親道了“安置”，纔過新房來，小梅一見，即站起身來。岑公子遂將房門掩上，見桌上擺著酒碟，因滿斟一杯遞與小梅，小梅雙手接過，隨與岑公子回斟了一杯。夫妻並肩坐下，燈前細看芳容，真是千嬌百媚。小梅也並無一點小家羞澀，因道：“小妹幼失怙恃，即遭挫折。不想得遇王小姐十分憐愛，又蒙繼父母垂慈，待如親女，此恩此德，生死難忘！如今得遇親姑，又成連理，都是王小姐的大德。當初與他結拜時，情同骨肉，有誓在先：情願死生相守，不願相離。今日不想小妹先佔洞房，情實不忍。不知哥哥何以教我？”岑公子道：“感恩戴德，是妹妹的好心，當圖後報。至於生死不願相離的話，祇可夫妻私語，即父母面前亦難言及。況他是大家小姐，分又居長，總有私下盟言，於情理大不相合。豈宜齒及，生此妄想？妹妹卻教我何以為計？”小梅笑道：“我已知哥哥此時實無籌畫，但日後倘有天緣會合，那時你莫非推脫不成？”岑公子笑道：“這是必不可定之事，即或有之，其權又在賢妹，非我可為之主也。祇恐那時賢妹又不似今夕之言了。”小梅正色道：“小妹曾誓天日，生死不移。哥哥豈以我為世欲兒女虛言，不足信耶？”岑公子見表妹如此認真肅然起敬，道：“卻不知賢妹竟是個女中道學，今已深悉賢妹心跡。但為兄也有一樁不敢言的心事，今見賢妹如此重義，卻不得不說了。”小梅笑道：“哥哥不必言，小妹已預知久矣！”岑公子驚問道：“賢妹預知何事？”小梅道：“可是杜麗娘一輩？我籌之已熟，他二位一是小妹的恩姊，一是哥哥的義妹，況又相會在前，日後會合小妹當退讓三舍。”岑公子聽了，不禁眉飛目舞道：“小生今日得賢妹做了娘子已是三生有幸，若再兼二美，恐無此福分消受。”小梅道：“得隴望蜀，男子常情，祇要那時不使我作秋風團扇之感，就是萬幸了。”岑公子急得發誓道：“我岑秀若有負心，神天不佑。”小梅急為掩口道：“祇要情堅，何須立誓？但今日欲與哥哥仍以兄妹相處，同床各枕，待有了他二位，再盡夫妻之道何如？”岑公子笑道：“這卻實難從命。”因即欲擁抱上床，小梅笑道：“諒必不依，又何必如此性急？”岑公子摟住粉頸道：“我的娘子，求你不要再作難了！”當下共飲過三杯，即寬衣解帶，互抱上床。這夜你恩我愛，似蜜如糖，難以盡述。正是：

交頸鴛鴦眠正穩，莫教雞唱五更來。不知此後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祇是岑公子完姻一事，題目甚為窘迫，看他寫請媒，迎親，拜堂，合巹，行禮，設席，許多佈置，無微不至。後幅親人房中，許多說話，不難於情意纏綿，而難於光明正大。若世間果有此奇女子，我當以師事之。此總因作者胸中包羅萬象，不可以斗石計其才耶！